

岁月 忽已暮

绿亦歌

著

你知道旧金山在哪里吗/
它不在当下/也不在别处/它在我们心中

最动人学霸纯美爱情

忍受得住破茧成蝶的痛
才担得起振翅高飞的美

致太平洋彼岸的阳光和梦想

岁月忽已暮

绿亦歌/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岁月忽已暮 / 绿亦歌著. — 长沙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562-0652-0

I. ①岁… II. ①绿…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6112号

岁月忽已暮

策划编辑: 李 芳
质量总监: 郑 瑾
统筹编辑: 彭朝霞
内文设计: 罗晓芸

责任编辑: 唐 龙
特约编辑: 邓 理
装帧设计: 杨 平
封面绘制: 雨 希

出版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电话: 0731-82196340 (销售部)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邮编: 410016

82196313 (总编室)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张晓军律师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 15.5 字数: 310千字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82196362

不要难过，不要回头。

愿你所愿，终能实现。

目录 Contents

001 楔子

003 第一章 你好，旧金山

019 第二章 曾经共舞，是我毕生最快乐的记忆

040 第三章 江湖河海，日月山川

060 第四章 我是他唯一的朋友，却不是今生的爱人

075 第五章 爱或不爱，只能自行了断

089 第六章 待到百岁之时，同他共赏一片桃花开成的海

107 第七章 最后能够永恒的，只有相爱的一刹那

122 第八章 我们的一生，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长

136 第九章 我是夸父，你是我追逐一生的太阳

149 第十章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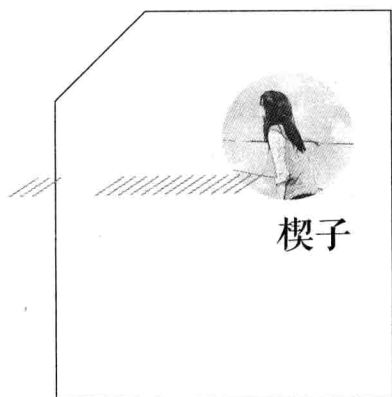
179 第十一章 我们已经活在两个世界，各不相干

194 第十二章 命运的无常之下，谁能始终如一

207 第十三章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227 番外 江河万里，有酒辛烈·顾辛烈篇

239 后记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暮



他结婚的那一年，我从美国千里迢迢赶回中国，跨越一万五千英里，十三个时区。

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遭遇气流的袭击，风暴来袭，机身颠簸，所有人都开始大声尖叫，安全带紧紧地扣住我，但我的身体仍然不停地往下坠。

机舱内一片混乱，我用力抓住扶手，闭上眼睛在心中祷告，一心只求能再见他一面。我们明明曾有过很多很多的机会，可是为什么还是眼睁睁走到了这一步。

飞机最终顺利降落，窗外在下着细细的雨，像是情人的吻，连绵悱恻。

不知是哪家办喜事，这座我从小生长的城市的夜空一片烟花灿烂，他和我隔着让人忧郁的雨。他穿着白色衬衫，我们对身而立。许久许久以后，他才终于露出一个不易觉察的笑容。

“姜河。”这么多年，始终只有他，能将我的名字叫得这样好听。

可是他说出口的，却也是世界上最叫我难过的话。

“很多年前，”他看着我的眼睛，若有似无地笑着，“也是一个冬天，城

里下了一点小雪，我父母开车带我去去了很远的地方放烟花，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地想，一定也要为你放一次这样美丽的烟花。那真的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啊，那时候，你还在美国呢。”

他笑起来十分好看，眉毛微微上扬，狭长的眼睛眯起来，很像多年之前，我们一起在山谷中看过的流星。

他回过头，静静地凝视我。

他凝视着我的目光中有千言，有万语，这些年的跌跌撞撞，这些年的分分合合。

“姜河，”他终于还是别过头去，语气里有伤感还有抱歉，时隔多年，我已经不能如当初那般猜到他的心，他说，“我真的爱了你很多年。”

二十余年，岁月在眼泪中凝结成了琥珀。



第一章 你好，旧金山

爱慕一个人，想要陪在他的身边，想要他的眼里只有你，那就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好，堂堂正正地、成为唯一能够与他比肩而立的人。

01

三月底的时候，操场旁的樱花开了。我趴在桌子上偷偷睡了一觉，风吹得我的鼻子有点痒，我打了个喷嚏，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江海的侧脸。他微微低着头，垂下眼帘，像是世间最英俊的雕像。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日的蓝天、白云、细风，和落在我身旁的江海的肩膀上的那朵淡粉色的花瓣。

我和江海同时在这天收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全额奖学金入学通知书。

接到母亲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上物理课，高三的第二次诊断考试已经过去，母亲在电话里头激动得字都吐不清楚。老师在讲台上恶狠狠地瞪着我，然后我呆呆地挂断电话，突然站起身，转过头对江海说：“我被录取了。”

“嗯，”他难得温柔地笑了笑，“我也是。”

全班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盯着我们，物理老师原本已经精确瞄准

我的粉笔头突然顿住。

我这才回过头，笑着冲老师说：“场强竖直向上，B球的动能等于A球的重力势能。所以这道题最后的答案是，”我顿了三秒钟，飞快地在脑海中进行计算，“ $\sqrt{(mg+qE)L/3m}$ 秒。”

“吧嗒”一声，老师手上的粉笔落在了讲台上。

这一天，距离我的十六岁生日，还差整整两个月。

美国习惯三月开始下“录取通知书雨”，我和江海被淋了个透湿。随后，我们分别收到了耶鲁、哈佛、麻省理工、康奈尔、伯克利和纽约大学的电子录取通知书。我将它们打印下来，贴在桌子上，问江海：“集齐七张录取通知书，可不可以召唤爱因斯坦？”

江海没理我，他正在做一道电磁学物理题，通常情况下，我和江海相处的模式都是我一个人喋喋不休。等过了一会儿，他才后知后觉地抬起头问我：“你刚才说什么？”

我回应他的，是一个大大的笑脸。

我无所事事地坐在桌上晃荡着双腿，上个月体检检测出来我才155厘米，当之无愧成为整个高中部最矮的女孩，但是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我的智商比全校身高最高的女生还要高。

我耐心地等江海做完一道题，然后他转过头，还没开口我就抢先问他：“你去哪所学校？”

“斯坦福，”他淡淡地回答我，“我想要去看看金门大桥。”

“为什么？因为它被誉为‘死亡圣门’？”

“不，因为它是一个奇迹。”

“你知道吗，”我冲他笑了笑，一边笑一边将其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折成纸飞机，“马克·吐温说，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

我和江海，就这样再一次声名大噪。媒体记者扛着摄像机蹲在学校门口排队要采访我们，天才少男少女，十三岁升入高中、十四岁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一等奖、十五岁以SAT和TOFEL满分的成绩被世界级名校全奖录取。

听起来都跟神话一样。

甚至网上最火的八卦论坛里也有人发帖——“没人八一八最近红遍全国的那对天才吗？”

下面有人留言说：“他俩同时跳级升入初中成为同桌，两年后一起跳级升入高中，一起参加的大小竞赛一共十八个，其中国际竞赛四个。不过最值得八的还是那个男孩，钢琴十级，国家二级运动员，偏偏还长了一张秒杀江直树的脸。不说了，说起来都是泪，直接上照片。”

然后楼下统一回复“妈妈请再生我一次”！

我咧着嘴一边笑一边将鼠标往下拉，终于见到有人插楼。

“这等缘分，这等造化，比言情小说还狗血啊！”

“找了找他们的合照，女孩也挺小巧玲珑的，这种天才的世界我等阿姨只能仰望。”

“江山代有人才出，祝福两个孩子越走越好。”

“祝福+10086。”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他们这得修多少年啊？”

我乐不可支，笑得肚子疼，计算机老师疑惑地问我：“姜河，肚子不舒服？”

我赶紧关掉网页，一脸无辜地摇摇头。等到大家都挪开注意力，我又重新打开关掉的网页，披上一个叫“江河湖海”的马甲留言说：“大概是修了一部《上下五千年》！”

下了计算机课，我心情大好，去小卖部买了支棒棒冰。回到座位上，我将手上的棒棒冰掰成两段，扯了扯江海的衣袖，递给他长的那一段。

“不用了，你吃吧。”

“我吃多了，会肚子疼的。”我笑嘻嘻地回答。

他接过去，我们一人咬一口棒棒冰，草稿纸上钢笔“沙沙”的声音，我觉得心满意足。

媒体采访之后，有出版社来找我和江海约书稿，书名就叫《璀璨》。江海还没听完，就站起身冲对方鞠了一躬：“抱歉，我还有事先走了。”

戴着十几万一块手表的中年人尴尬地愣住，将期待的目光投向我。我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说完，半图半文式的传记，讲述我同江海的天才人生。

“我们会将你们打造得比那些少年成名的明星更加闪耀，让所有的学生和家長疯狂地崇拜你们。”

我支着下巴笑着问：“那我们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荣耀和金钱，这些还不够吗？”

我哈哈笑了两声，学着江海的样子向他鞠躬，然后背上书包，跑跑跳跳地追上了已经走到林荫道上的江海。阳光落在我的鼻尖，我侧过头去，看到身边的少年眉头紧锁，我猜是因为昨天的那道傅立叶变换。

所有人都只看到我和江海风光无限的一面，但是他们都忽略了，江海因对科学的痴迷，曾经被自己调制的化学试剂炸伤，至今额头还留有一道伤疤。

甚至连刻苦程度远远不如江海的我，每天也要背下五百个单词，连睡觉都塞着耳机在听一档叫“Sixty Seconds Science”的听力节目。

办理签证那天，阳光照射下的大使馆像是在闪闪发光。签证官隔着玻璃窗户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斯坦福？”

我笑得胸有成竹，眉飞色舞：“Because I deserve it（因为我值得）。”

他冲我露出赞扬的微笑。

大部分人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轮不到拼天赋。

02

学校的公告栏橱窗，挂上了我和江海的巨幅海报。那是去年的照片，我和江海获得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报社来采访，江海毫无兴趣地低着头看书，我正在课堂上开小差，看到有镜头贴在玻璃上偷拍我们。我灵机一动，拍了拍江海的肩膀，他回过头来，我迅速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咧嘴比了一个“V”的动作。我们身后的梧桐树上还停着一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我很喜欢那张照片，谋划已久后鬼鬼祟祟地从书包里摸出螺丝刀，拿书挡着我的脸，趁着四下无人之际试图拧松橱窗的玻璃挡板。

就在我成功拧开第一颗螺丝钉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道硬邦邦的声音：“姜河！”

我转过头，看到一脸不爽的顾辛烈大少爷。

他穿着淡蓝色的T恤，皮肤被晒成健康的小麦色，黑色的鸭舌帽压得极低，白色的耳机线在他的裤兜。他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面色铁青地瞪着我。

我有些惋惜地收回手中的螺丝刀，跟他打了个招呼：“嗨。”

他看着我手上的工具，和我背后那幅双人海报，冷冷地说：“出息。”

我哪儿没出息了？照片的主角之一好歹也是我本人啊。虽然觉得浑身不对

劲，但我还是心虚地点点头，然后东张西望一番，用商量的口吻对他说：“要不，你帮我？”

顾辛烈狠狠瞪了我一眼，不可思议地反问：“你让我帮你？”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橱窗：“最上面那两颗螺丝有点高，我踮脚都够不着，你得正好，我们好歹同学一场……”

我话还没说完，他就冷冷地打断了我：“做梦！”

“你没事吧？”我有些疑惑地问，他今天可真是反常，“脾气这么差，谁惹你了？”

顾辛烈不说话，只是瞪着我。

“别看我啊，连你顾大少都搞不定，我怎么可能有办法。”

“姜河，”他一副快要被我气死的样子，“美国有什么好的？”

我想了想：“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很远吧，梦想不是都在远方吗？”

顾辛烈不说话了，直溜溜地盯着我。我正准备再说点什么，他忽然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了。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耸了耸肩，踮什么踮啊。我只得自己去草坪里搬石头。石头又重又脏，弄得我灰头土脸的。我一边搬石头一边感叹道：“男人心，海底针啊。”

等等，我忽然反应过来，刚刚顾辛烈骂我没出息？

不是，你顾辛烈顾大少从小到大哪次不是抄我的作业和试卷，脑袋里装的全是豆腐渣，你居然还有资格骂我姜河没出息？

可那两颗螺丝实在是太高了，我就算是踩在石头上，也只勉强够得着。正在我垂头丧气之际，身后忽然伸过一只手，轻而易举就扯出了螺丝。

我转过头，看到顾大少一张帅脸上写满了不开心。

“看什么看！”他吼我，“没看过帅哥啊？”

我努力憋住笑：“你怎么又回来了？”

他没搭理我，问我：“你拿这张照片干吗？”

“啊，”我摸了摸脑袋，不能说实话，只好含糊地说，“留作纪念吧。”

“有什么好纪念的，”他冷哼了一声，“笑得嘴都咧开了。”

声名大噪之后，烦恼和麻烦也随之而来。为了学校的重点大学升学率，我和江海依然留在学校参加这年的高考。江海因为年纪的原因，大多数高中部的女生

都把他当弟弟看，可是初中部的女生早已把他当成男神，还十分无聊地成立了一大堆后援会。

这使得我每天都偷偷对着江海那一抽屉的情书和巧克力恨得牙痒痒的，于是清理这些东西成了江海每日必做的一项功课。

江海这个人，虽然沉默寡言，但是家教非常好，他做不出将它们“哗啦”一声全扔进垃圾桶里的事，于是他去跟老师要来一个很大的纸箱，整整齐齐地将女生们送给他的东西放进去。等装满一箱，便郑重地交还给后援会会长，那是个扎着双马尾的可爱的女孩，然后再由她转交回别的女孩。

我自告奋勇：“交给我来处理吧！”

“你喜欢吃巧克力？”江海惊讶地问我。

“不是。”我胸有成竹地笑了笑，内心深处有个小人在慢慢磨刀，阴冷一笑。

第二天清晨，我起了个大早，学校寂静得鸟鸣声都异常清晰。我一边叼着油条一边喝着豆浆，潜伏在教室门口，正好堵住了那群偷偷来送情书的小女孩。噢，不对，或许我同她们一般大小。

十五岁的我，挺了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胸部，用一种学姐的眼神将她们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我问她们：“你们能记得圆周率后几位小数？”

她们面面相觑，不明所以地看着我。

“你们知道常规的实验室里怎么测量普朗克常量吗？”

她们继续一头雾水。

我继续嘲讽地看着她们：“你们写一封情书的时间是多久？三个小时？一天？一个星期？你们花在背历史上的时间又是多久？你们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哪年到哪年？你们知道抗日胜利是哪一天吗？”

她们终于扯着衣摆低下了头。

清晨的阳光落在我的脸上，我一字一顿地说：“我不知道你们喜欢江海哪一点，但如果爱慕一个人，想要陪在他的身边，那就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好，堂堂正正地、成为唯一能够与他比肩而立的人。”

一群女生被我说得鸦雀无声，我自己都忍不住在心中为自己拍手喝彩。姜河，你真是帅呆了。然后我喜上眉梢地打了个哈欠，回过头去，我刚刚张大的嘴一下子僵住，闭也不是，合也不是。

因为我居然在短短三天以内，再一次见到了顾大少，这个频率完全不符合概

率统计啊。自从进入青春期，他的身高势如破竹，抽条拔节，大概比江海还要高上一点。他站在那里，有些反常地冲我吹了声口哨，我第一次发现他笑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蠢了。

他迎面向我走来，越过那群痴呆状的女生，将一瓶温热的牛奶递到我的手上。

我愣了愣，下意识地问：“干吗？”

他没回答我，敲了敲我的脑袋，一点也不诚恳地、傲慢得要死地说：“拜托你啦，小矮子。”

顾辛烈走后，我才回过神来，见他已恢复正常，不再是几天前吃了火药的样子。撕开奶瓶的盖子，我习惯性地舔了舔上面的牛奶，然后“咕噜”几口就将牛奶喝了个底朝天。

纯纯的奶香，一如六年前。

03

到了高考前冲刺阶段，老师们开始理直气壮地霸占体育课。所以当好不容易有一节体育课幸存时，全班就像是动物园里被关了一个月的猩猩放假似的，一窝蜂冲了出去。

我和江海依然和他们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通常体育课上女孩都是三两结伴一起打羽毛球的，但是从初中开始我和江海就习惯性地不被同班的人所接纳，最开始的时候我果断选择了逃课。而江海解决这一困扰的办法显然要比我高明得多，他一个人在体育馆里打壁球。

作为江海的忠实跟屁虫，我当仁不让地扛起球拍，自信满满地要同他大战三百回合。

“如果我赢了的话，”我想了想，“你就请我吃烧烤好了。”

“好。”他点点头。

可是事实证明，我的小脑构造和顾辛烈的大脑构造一样，是完全不能使用的。十分钟下来，我输得惨不忍睹。江海居然一直用的都是右手，没错，江海是个左撇子。

从那天以后，我就知道不能再用自己的运动细胞在江海面前自取其辱了。好

在我的人生从来不知道放弃为何物，下一次上体育课，我便背了一个画夹子，坐在体育馆的地板上画速写。江海线条流畅的小腿，江海挂着汗水的下巴，我一边画一边感叹，江海真是上帝造人的极致。

所以这最后一节体育课，我也同往常一样，支起画架，把头发扎起来准备开工。

“姜河。”江海难得主动地喊我，他走到我身边，将球拍递到我面前，“我们来打一局吧。”

受宠若惊！我赶忙站起来，用手梳了梳我杂乱无章的头发，可是我这一激动，膝盖踢到了我的画架，它“砰”的一声摔在地上，里面夹着的画全部掉了出来。

跳跃的江海，挥拍的江海，抿嘴的江海，喝水的江海，擦汗的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散了一地。

我目瞪口呆，偷偷用余光瞟了一眼，再瞟了一眼江海。他倒是面不改色，十分镇定地蹲下身将画纸一张张捡起来，叠好，重新放回我的画板里。

“你要打吗？”他又重新问了我一遍。

“打，当然打！”我点头如捣蒜，“我赢了请我吃烧烤噢。”

发球权归我，我有些心不在焉，屡屡出界，反手击球的时候更是直接把球拍给挥了出去。江海很快拿到九分，他一边抛着球一边走到我面前：“去美国以后，再一起打球吧。”

对啊，我和江海，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呢。

我笑着同他握手，然后背着画板走出体育馆，准备再好好观赏一遍我的母校。经过篮球场的时候，我无意间转过头去，看到一群少年在球场拼得火热。正好篮球滚到我的脚边，我弯下腰捡起来，有男孩跑到我面前，抱歉地说：“不好意思。”

我抬起头，和顾辛烈面面相觑。

他穿着白色运动背心，看起来倒是人模狗样的，原来我们的体育课是在同一时间上，三年来我竟然从未发现。我心情颇好，也不跟他找碴儿，只将球递给他。

“你等等。”他接过球，转过身将球抛给还在球场的队友，然后又重新看着我，不知道想说什么。

“你干吗？”我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哦，是这样的，”他有些胡言乱语，大概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今年NBA的赛季可别忘了去洛杉矶，火箭有比赛。”

我无语地看着他：“我对篮球又没有兴趣。”

“可你以前不是很喜欢看《灌篮高手》吗？”

“笨蛋，我只是为了看流川枫啦。”

顾辛烈不说话了，讷讷地看着我。他的队友在不远处大声催促他。我“扑哧”一声笑出来，踮起脚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啦，你要想看NBA的话，就来美国我们一起去看啊。”

“真的？”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说的。”

“我说的。”我点点头。

他这才往回走，一边走还一边不忘辩解：“喂，我又不是非看不可。”

我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儿他们的比赛。顾辛烈三步上篮，手腕轻轻一扣，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稳稳当当地落入篮筐。我忽然想起六七年前和他一起躲在课桌下偷偷看《灌篮高手》的日子，樱木花道不分昼夜地练习投篮，两万个球，最后他站在球场上，让所有人跌破了眼镜。

他又叉着腰哈哈大笑：“我是天才！”

穿着初中部校服的女孩们将球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声地为顾辛烈加油。他笑着举起手臂，同队友们一一击掌。

那一瞬间，我忽然有些恍惚，如果我没有遇见江海，如果我愿意选择一条平庸的道路，那么现在我也应该是他们中的一员，肆意地享受青春，头顶没有那么多的光环，也不必体会揠苗助长的痛。

我站在五月的微风中，同平行世界的自己说了一句“再见”。

然后我背着画板，蹦蹦跳跳地回到属于我的世界。已经是放学时间，教室里空空荡荡的，我惊讶地发现江海还在座位上：“你怎么没走？”

“嗯，”他平淡地说，然后合上手中的书，“请你吃烧烤啊。”

“你在等我？”

“嗯。”

我这才想起下午打球前我那句开玩笑的“我赢了要请我吃烧烤噢”，可是我明明输了呀。

我笑了笑，放下画板：“好啊。”

我所选择的那一条道路，看起来又孤独又曲折，没有那么多阳光和雨露，没